



资优班故事多

管家琪纯真年代系列

台湾童书皇后
管家琪 著

GUAN JIAQI
Z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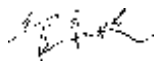
纯真就是美，美就是纯真。

每个人都有过这么一段“还没受到什么污染”的纯真岁月，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纯真岁月永远是一去不复返，消逝之后，只能偶尔偷偷地怀念一番。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享受童心 享受纯真

——致青少年读者



“浅语的艺术”——这是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良先生为“儿童文学”所下的定义。

“浅语”是指儿童听得懂、看得懂的浅显语言。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所以，以浅显的语言来从事文学创作，就是一种“浅语的艺术”。

在《浅语的艺术》于2011年10月推出第二次修订本的时候，林良先生同时还出版了《纯真的境界》，是将在台湾《国语日报》上连载的专栏《漫谈儿童文学》结集而成。

林良先生在《纯真的境界》的作者序(《找回自己的童心》)一文中说——

一切的艺术都有它自己的美学,都有它所追求的美学价值。儿童文学所追求的美学价值就是“纯真”:纯真就是美,美就是纯真。

林良先生还说——

“爱文学”的作家,如果天性中也“爱儿童”,两种美质兼具于一身,就会成就一个一个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为孩子写诗或写故事,因为彼此的互动,或者说因为受到孩子的影响,作家的灵魂就会达到一种跟孩子一样纯真的境界。这也就是说,作家往往会因为孩子的引领而找回自己的童心。

想想我自己的创作历程确实是这样啊。我从小就是一个文艺儿童,然后是文艺少女。我青少

年时期所崇拜的偶像都是作家,在我内心也一直怀抱着一个作家梦。但是因为自觉能力不够,从来不敢说出来。我只是很喜欢去听各式各样的文艺讲座,尤其是作家们的讲座,很想知道别人究竟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直到我在二十七岁那年当了妈妈以后,我的人生有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我的第二个童年开始了!尽管两个儿子现在都是二十几岁的大男孩了,可是我觉得好像还在享受我的第二个童年——大概要等到我做了奶奶以后才会进入第三个童年吧。另一方面,是当了妈妈以后从孩子身上看到太多可爱的东西,脑海里也开始有一些想法不断在涌动,等到后来我把这些点子写下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故事叫做童话!我也才终于确定,原来我还是有机会当作家的,只是我适合的是儿童文学。

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就是从童话开始的。但是我很快就感觉到如果只是写童话实在还不够过瘾,于是我又开始写少年小说和儿童小说。

一直到现在，专职写作都已超过二十个年头了，
童话和小说仍然是我最喜欢写的文类。

无论是童话或小说，我都不喜欢那么明明白白的跟孩子们说教，但写作除了让我自我满足之外，我确实也还是有那么一点希望能够通过作品来感染读者。我最希望感染读者的，其实就是每次要给小朋友在书上题字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写的这么八个字：

享受童心 享受纯真

“纯真”，确实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一种境界啊。

这次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我的第二辑“纯真年代”系列，一共有五本少年小说。除了《亦真亦幻的午后》是短篇小说合集之外，另外四本《资优班故事多》、《会说话的云》、《幸运饼干》和《美少年之梦》，都是中长篇，同时也是第一次在大陆出版，第一次与大陆的读者见面，希望大家会喜欢。

目录 MULU

楔子 / 1

- 1 当资优生遇上姚大妈 / 13
- 2 资优效应 / 20
- 3 补习的真相 / 30
- 4 科展前奏曲 / 35
- 5 黑色礼拜三 / 46
- 6 恋爱？免谈！ / 54
- 7 课堂趣闻 / 58
- 8 转班风波 / 70
- 9 跃跃欲试的游学之旅 / 76
- 10 漂洋过海 / 86
- 11 有趣的外国同学 / 92
- 12 海外糗事一箩筐 / 101
- 13 姚大妈的秘密 / 108
- 14 三个臭皮匠 / 118
- 15 出乎意料的名次 / 124

16 难兄难弟 / 135

17 紧张时刻 / 144

18 雄心勃勃 / 154

19 姚大妈的愤怒 / 161

20 同窗之情 / 172

尾声 / 177

后记 我所知道的资优生们 / 180



楔子

周末午后，我刚打完球回来，冲过了澡，正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突然接到小陈的电话。

“哎呀，是你啊？好久不见啦！”小陈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后来虽然都考上同一所大学，但是科系不同，平常大家各忙各的，也不太常见面，只有偶尔在校园里碰到时，匆匆寒暄几句。

“是啊，好久不见了，”电话那头，小陈的声音听起来仍然那么亲切，“是这样的，我有事要找你啦。”

“什么事？”

“是跟姚大妈有关啦。”

“姚大妈”是我们为高中班导姚思敏老师所取的昵称。

一听到“姚大妈”这三个字，我不禁眉头一皱，神经也随之警戒起来。

“姚大妈又有什么事啊？”我想，我的口气里一定流露了些许的不耐。

“想要你接受一个访谈……”

小陈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已经忍不住叫起来：“又是访谈？”

“是啊……”

“不要了啦，叫老康和帅哥去，代表一下，就可以了啦。”

老康和帅哥是姚大妈的两大“护法”，对于应付记者很有经验，外形又都很讨喜。老康是标准的品学兼优乖宝宝的模样，帅哥则名副其实真的长得很帅。我们如果跟他一起逛街，女生都在看他。高中三年，我们学校拜倒在他“学生裤”下的女同学和学妹更是不计其数。总之，只要是接受采访，他们俩都很容易让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

不知道为什么，姚大妈和传播界联系的管道好像非常畅通。当然啦，我知道现在的新闻记者满街都是，不管是阿猫阿狗只要你高兴好像也都随时可以开



记者会，可是我还是觉得姚大妈很厉害，三不五时总有记者要采访，而且那些采访过她的记者好像都很服她，做出来的报道都是超级正面。为了所谓的“平衡报道”、“角度周全”，姚大妈总是会向那些记者建议，在采访她、大谈她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成效的同时，也能采访一两位学生，听听学生的心声。这时，老康和帅哥当然就是“学生代表”的不二人选。

可是小陈说这次不行，因为这次不是只做一篇报道，而是要写一本书。

一本书！

当然啦，我也听爸妈讲过，现在阿猫阿狗都可以出书，只要出版社善于炒作宣传，书就会大卖。可是姚大妈既不是偶像歌手，也不是电影明星，她对烧饭做菜、减肥、养生，乃至星座、血型、生肖、恋爱、时事评论一概不擅长。她只是一个老师，居然也能出书？实在是太神了。

“这不是姚大妈的书啦，”小陈说，“是讲我们这一班的书，所以出版社、姚大妈和那个负责要写书的作家都说希望尽可能见见我们，和我们每一个人都聊一聊。”

小陈说，他已经约了二十几个同学，至少还会再约十几个。

“这么多啊！”我实在是对小陈大感佩服。

乖乖，咱们都毕业两年了，这小子的动员力怎么还是这么惊人！

“你实在很厉害耶。”我真心地夸奖他。

“没办法，谁叫我以前是班长嘛，”小陈笑笑，“怎么样？后天下午两点，你有没有空？”

“有空是有空，可是——”

要写一本书？这实在是令我十分犹豫。

会不会太招摇啦？

其实，我听小陈讲到这里，就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要为我们这一班出一本书，一直是姚大妈的一个梦想。她连书名都老早就取好了，就叫做《我们这一班》，说是想为我们这一班同学们的成长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录。在我们高三下的时候，姚大妈就已经郑重其事地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写一篇文章，为自己的高中三年做一个总结，然后出一本合集。姚大妈说，她会去和出版社联络，她相信这样的书一定会有出版社



出版的。按照姚大妈的规划，当时那些已经获得资优保送或推荐甄选反正就是已经有大学念的人不妨先写，五月中以前交稿，其他的同学则等到考完大学以后再交，这样快的话，也许我们男生一从成功岭^①下来，书就可以出版了。

可是据我所知，出书这件事一直是姚大妈“一头热”，截止到目前，交稿的只有小猫两三只，而且都是像小陈、美丽这种班长、副班长之流，因为被姚大妈盯得紧，不得不交稿。你想想也知道，姚大妈当然不可能亲自一个一个来跟我们催稿（那多有失身份！）。她只有经常鼓吹、经常呼吁、经常强调这本书是多么的有意义，出版之后会提供给多少青年学子、多少家长多么宝贵的参考，更不要说——就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能为我们的成长留下一份多么珍贵的记录！

无奈的是，我们班这群“死人”，不管姚大妈是如何地鼓吹、呼吁或强调，大伙儿还是反应冷淡，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但我记得当时大家

^①台湾省成功岭军营，是台军的新兵训练中心。每年寒、暑期大专青年在此受训。

私底下也没对这件事有过多少讨论，只是有志一同、默契十足地使出“拖”字诀，反正就是尽量地拖吧！闷不吭声地拖吧。只要拖到举行高中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们就没事了。姚大妈想再鼓吹、呼吁或强调，也不太有机会了。

没想到姚大妈会如此“阴魂不散”。

可是我的死党伟明却说，姚大妈会如此“阴魂不散”，完全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只要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不到做成那一天，她是不会轻易作罢的。

伟明还说，姚大妈说要为我们的成长留下一份记录只是说得好听，骨子里她真正的算盘是想为自己的“教书生涯”、“名师生涯”留下记录。

伟明这番言论当然是有失公允。平心而论，姚大妈带我们这一班确实是尽心尽力，不过——该怎么说呢？——我想，这样说好了，尽管我们同学们之间对于姚大妈“出一本合集”的提议没有过什么正式的讨论，但我猜大家之所以会那么地不热衷，原因一定是出在姚大妈为那本书所定的副标题——“资优儿的成长记录”。至少我就是这样，光是冲着这样的副标题，



我就打死也不干。我才没那么毛病自称是什么资优儿哩！

何况，就算我们的高中生活或许比较丰富，比较多样，可也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也是很辛苦的。我不想让人家误会，以为我们好像每天都只在玩，念书都念得轻轻松松，或者以为我们都很臭屁，自以为伟大。

想着想着，我又忍不住要皱眉头了。这个姚大妈啊，她不是一向都自命非常了解学生的心声吗？怎么她就一点点也不能领会我们不愿交稿的心情呢？转眼我们都毕业两年了，她居然还没放弃这件事！

而且，她真的是很厉害，大概她至少已经明白是不可能从我们这里挤出稿子，居然换了另一种方式——神通广大地先找好出版社，出版社现在又找了一个作家要来采访我们，然后由那个作家来写成一本书，不必劳动我们了，确实是厉害厉害！高招高招！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必动手，只要动口，如果还坚持不肯配合，好像就有点儿太说不过去了。毕竟我们和姚大妈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如果她那么想出那本书，我们就算帮帮忙，助人为快乐之本好了。

小陈又说，姚大妈为我们争取到很不错的版税——在百分之十的版税中，我们师生这一边要拿一半，那个作家只拿百分之五。

其实我们这一边这么多人只拿百分之五，平均下来每个人都拿不到什么，可是由于爸爸曾经在出版界工作过（事实上姚大妈当初一有出书的构想，还曾想要爸爸帮忙介绍出版社呢，后来爸爸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才赖掉的），我知道一般作家的版税都是百分之十，现在这个作家居然同意只拿百分之五？

我猜这大概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吧。没想到小陈报上她的大名，居然还不算太阿猫阿狗，我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她的书，现在那本书还在妹妹的书架上。

“她会问些什么啊？”我问，“你和她谈过了吗？”

“谈过啦，还不就是那些问题嘛，什么你对高中生活的看法啦，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啦，哪些事又对你比较有影响啦，大概就是这些吧。”小陈说，“放心，我已经和她见过几次了，她人满好的，虽然有时候会问一些傻问题，不过感觉上还满诚恳的。”

是吗？我喜欢诚恳的人。听起来她好像是真的想



跟我们聊一聊，这样的话，我就有兴趣去跟她聊了。你知道，有很多大人嘴巴上说想跟你聊一聊，想跟你沟通，其实都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的要听你说，而是要你听他说，或是要你讲那些他想听的话，那实在是很没意思。

比方说，如果这本书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了要写成是《伟大的这一班》，或是《吾爱吾师》，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聊了，可是照目前的情况听起来——好像还真的可以聊一聊。

再说，我不是因此又可以假“接受采访”之名，行“参加同学会”之实吗？想到这里，就觉得有这样的活动也挺好的。

才刚这样想，小陈就说：“来嘛来嘛，大家也可以顺便见见面嘛，后天下午这一批，加上你的话大概有六七个会来。”

“好吧，”我故意老三老四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来吧！”

小陈笑着说：“谢谢，谢谢赏脸！”

其实啊，我是想反正已经有那么多人都答应接受采访，甚至有不少人都已经访谈过了，又不差我这一

个。我的意思是，我也就不必故作神圣、故作清高了，干脆也就参一脚算了，反正要死大家一起死。

“后天下午会有哪几个人？”我问。

小陈把名单报了一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家伙。你看，这就是小陈高明的地方，尽管我们班或许因为同班三年，从来没有拆散过，又一起走过了许多路，经历了许多事，培养了深厚的革命情感；可是一班那么多人，总还是有一些些是不对盘的人，如果是把不对盘的人放在一起接受采访，可想而知一定是“你说东来他说西”，牛头不对马嘴，根本谈不出个东西来。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得问问清楚，“姚大妈不会来吧？”

“当然不会！放心啦！”

“也不会‘精神与我们同在’吧？”

“放心放心，不会啦，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这是那个作家说的。”

“那姚大妈呢？姚大妈怎么说？”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特别跟那个作家说什么，我只知道她跟出版社谈的时候，就说原则上希望我们班每一个同学都能接受采访。”